

傅苍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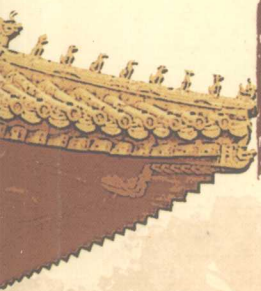
尚宗禎

皇帝

上

中国帝王之路走得最苦的皇帝

C H O N G Z H I K E N H U A N G D I



中国社会出版社

崇禎皇帝

傅蒼松 著

(上)

中國社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祯皇帝/傅苍松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631-5

I. 崇...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447 号

崇祯皇帝

著 者: 傅苍松

责任编辑: 张友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电话: 6606027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57.625

字 数: 10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631-5/I·203

定 价: 6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子

天交五鼓，时间已经是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了。

崇祯皇帝和王承恩一前一后地循着暗夜，绕过一重一重的宫殿，躲过一群又一群的人流，终于穿过御花园，逃出玄武门，一路直奔煤山而来。

到了寿皇亭前，举目四望，大大小小的烟火早已映红了京师的半边天空，远处，仍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正阳门和承天门一带则不时传来乱哄哄的喧嚣与吵闹声，京师九门的白灯若隐若现，天街一带则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男女号哭之声，紫禁城内也是同样闹翻了天。此情此景，崇祯皇帝不禁仰天长叹：

“朕无才无德，不能平治天下，只苦了朕的百姓，朕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说完，他流泪不止。

隔了一会儿，待心思稍定，他便解下腰间的黄丝缎带，多少有些手足无措地打上了一个结，末了即向王承恩道：

“汝侍奉朕一场，今日就再劳为朕送个终吧，汝快快把这带子替朕挂在那棵树上！”

王承恩不禁立时大惊：

“皇上使不得，使不得啊！皇上何故如此呢？奴才愿帮皇上逃出宫去，暂去民间躲避几日，然后再思兴兵复仇，亦未为晚矣！”

崇祯的心境是如此的平静，听了王承恩的话后，只是睁着泪眼，望了望已经露出鱼肚白的茫茫天空，神情十分严肃地说道：

“天下岂有逃命的天子？国家既亡，堂堂天子，有何颜面去见文武。你不必多言，朕意已决，快快去吧，若再延误，贼兵来了，岂不让朕蒙那贼兵羞辱的奇耻大辱？”

王承恩早已泪如雨下，却仍迟迟不肯动手，崇祯见此情景，便又说：

“朕平日视公公若心腹，何曾负于公公，方此最后关头，公公又何故不愿助朕呢？何故要陷害朕，叫朕辱于贼手？”

迫不得已，王承恩只得勉强走到离寿皇亭不远的一棵槐树前，将那黄丝缎带往

槐树的旁枝挂了上去，然后便跪俯在地，痛哭不已。

崇祯缓步走至跟前，见那黄丝缎带正随风飘散着，顿了顿，流着眼泪，默默地踏上王承恩的背，又默默地看了一眼那茫茫的浩宇苍穹，带着对世界、对人生、对历史、对那煌煌之朱明王朝的无限牵念与悔悟，一手攀着树枝，一手提着龙袍，缓缓地把自己的脖颈伸进了那黄色的圈带之中。

王承恩只觉得全身一沉，立时便瘫倒在地。

只可怜，一位御宇天下十七年的大明皇帝崇祯朱由检，霎时间，便命归那茫茫的历史黑洞，一缕幽魂随风飘散。

瘫倒在地的王承恩慢慢地站起身来，眼见崇祯已经驾崩，便伏在地上大哭了一场。稍顷，他才止住哭声，其时，不时传来的金戈铁马之声与男女号哭之声不断随风送入耳中。他不禁凝神静观，但见悲风惨惨，槐树枝上的主子早已魂归西天，寿皇亭旁，苍松翠柏，惨绿黯淡；紫禁城内，红墙碧瓦，灰暗无比，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与繁盛。一时间，乾坤历史，命运翻转，黎民社稷，全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想那主子皇上，曾几何时，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无上权威；可如今却自缢身死，孤魂一个，自己这区区做奴才的，活在世上又有何意义呢？想到这里，王承恩不禁仰天长叹。

他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便默默地把缝在自己内袍上的崇祯遗诏显露于外，又从腰间解下一条带子，打上结，挂在崇祯旁的另一树枝上。随即，又从旁边搬来一块石头，置于树下，然后深深地向崇祯皇帝的尸身鞠了一躬，之后便手攀树枝，踏上石块，把自己的颈项伸进了圈带内，立时双脚一蹬，便随着自己的主子去了。

于是，崇祯皇帝和他的贴身秉笔太监王承恩，这两个一上一下的孤魂野鬼，终于成了朱明王朝寿终正寝的象征，他们自缢身死的僵尸，则在轻风中展演着、诉说着那一幕又一幕的凄风苦雨……





目 录

- 引 子..... 1
- 第一章 受命危难..... 1
- 客氏听了,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乱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和中官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 第二章 帝阍斗法 47
- 魏忠贤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的衰老、丑陋与无能,他忽然仰头向天,发出一声撕破长空的嚎叫:“啊——”
- 第三章 巨阍之死 91
- 魏忠贤听罢圣谕,吓得魂飞魄散,一股冷意直透心底,正待叩头谢恩,忽然头昏眼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 第四章 笃志中兴..... 137
- 两天之后,从山海关飞骑而至的急报证实了崇祯的预感:宁远发生了兵变!
- 第五章 八方多难..... 179
- 李鸿基顾盼自雄,掷鼎狂叫:“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老死寒牖,岂男儿乎?我今即改名自成,号鸿基!”
- 第六章 虜骑内犯..... 220
- 十万满洲铁骑魔术般铺天盖地杀来,直惊得明朝守兵魂飞天外.....

第七章 内忧外患..... 264

崇祯看着这份条理分明、头绪井然的奏疏,气得牙根儿直痒:“这群白痴,朕的天下,全让他们搞得一团糟,简直是愚蠢透顶!”

第八章 首辅之争..... 302

正自春风得意的周延儒,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按部就班的实施之中.....

第九章 励精图治..... 339

崇祯听着范淑泰的话,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大有苦不堪言之态,待范淑泰刚一说完,他便把手里的奏折猛地往御案上一甩,御案上的朱砂便四处飞溅,随即他一屁股猛地坐到了龙椅上。

第十章 大比之年..... 378

他一边说,一边把几个正从地上爬起来的儿女一一拉到自己的身边,先是一一地仔细打量,继而则将他们一一拉到怀里抱一抱,他那样深情地打量着,慈祥地爱抚着,他发现,他们一夕之间似乎全都长大了不少。

第十一章 刚求明志..... 417

高高地坐在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却越发地痛苦不堪了,他原本就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也就更加严重,最后,他的耳中便只听到了一阵“嗡嗡”与“哧哧”的交错声,那些跪在丹墀下或是站着文武大臣究竟在上奏些什么,他压根儿就没有听到,他只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撕裂开来——

第十二章 无边落木..... 438

崇祯因距离较远便对所奏之事只听见了“后金国”几个字,当其奏完,遂赶紧追问道:

“后金怎么了? 嗯,后金怎么了,快快奏来!”

“启奏皇上,后金国四路出兵,越界犯边了!”



第十三章 凤阳失陷..... 475

递送快传的信使一冲进殿里便立时大哭起来：

“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贼寇已攻陷凤阳祖陵了！”

众文武立时全都目瞪口呆，崇祯皇帝则更是犹如五雷击顶，突然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场从没有预料到的噩梦突然从天而降。

第十四章 下诏罪己..... 513

发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罪己诏，不管怎样崇祯皇帝总算是可以舒口气了；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却又觉得这事使自己多少丢了些脸，他那本来就脆弱的心理失去了某种平衡。

第十五章 痛愤时艰..... 543

如此这般，做皇帝的声色俱厉地不断喝问，而做臣子的也同样得理不饶人地据理力争。一时间，在场的众文武大臣都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而且都为詹尔选捏一把汗。

第十六章 首辅遭瘟..... 576

听见这叫声，温体仁的全身立时就全部僵住了，喉咙里的珍珠丸子也全部哽在了那里，手里的那双银灿灿的筷子却一下掉到了地上。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十七章 十面张网..... 618

好不容易，李过终于讲完了杨嗣昌所谓的十面张网的全盘计划与安排，李自成待其刚一讲完，却突然嘿嘿地笑了……

第十八章 战和两难..... 662

崇祯一听，立时便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朕叫你们去好生商量，你们竟来和朕商量，既如此，朕还要你们做什么呢？

第十九章 烽火惊传..... 703

不过，这股重新掀起的造反势力却已经在大明的朝堂上引起了

相当的震动，崇祯皇帝一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又重新造反了，当天便连晚膳也没有用，独自一个人到御书房去生自己的闷气了，贴身太监小毛子来劝了好几次也无用。当晚，他便一直默默地在自己御案后的龙座上呆坐了一整夜。

第二十章 枢辅督师..... 732

可是，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突然接到了洛阳告陷的消息，顿时便一下子晕倒在地。本来他的精神就已经完全崩溃了，经这又一巨大的打击，他的整个身心就彻底地垮了。

当天晚上，杨嗣昌在把自己的一些后事托付给了儿子杨松山和督师监军万元吉之后，趁人不注意服下一碗毒酒自杀而死了。

第二十一章 松山惨败..... 782

明军将士根本没想到皇太极会有这样一着，知道粮草被清兵夺取了，通向后方的补给线又断了，一时间，明军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一个个人心惶惶，哪里还有什么战斗意志。洪承畴得到报告，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疏忽，竟一下使自己陷入了反包围之中。

第二十二章 末世运偏..... 820

崇祯皇帝和众朝臣眼见即将归籍的贺逢圣如此伤心，不知怎么的，一个个也都悲从中来，不由得跟着抹起眼泪，不多时辰，上至崇祯皇帝下至到场的科道官员，全都放声地恸哭了起来……

第二十三章 煤山悲歌..... 870

说时迟那时快，崇祯一咬牙根，抄起御案上的长剑朝着长平公主的头猛地砍了下去。崇祯略微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长平公主，又略略地迟疑了一下，便又举起手中带血的长剑，连走几步，朝着正在连连后退的小公主当胸一剑刺了过去，昭仁公主立时倒地而死……

尾 声..... 912



第一章 受命危难

客氏听了，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乱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和中宫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大明天启七年秋八月。北京。

太阳仍像六月里那样炽白而明亮，而它的赫赫威严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它变得温软、柔和，暖乎乎的使人发懒、发困。偶尔有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抬头看它一眼，随口说一句：“唉，最难忍受的一段就要熬过去了！”他的同伴听了，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我看也没啥好高兴的，夏天过了是冬天，冬天过了不还是夏天吗？”先前开口的那人不服气：“有点变化总比没有强啊，要不然，老天爷一个劲儿地煎熬着，老百姓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历史像一条浊浪翻滚的长河，这两个小人物的即兴对白甚至不能激起最微弱的回声。路边一瘸一拐地行走的野狗也斜着堆满眼屎的眼睛看了看他们，自顾低头东一鼻子西一鼻子地嗅着远去了。

信王府的大门“咣啷”一声打开，气势如虹。

抢先走出来的，却是两个身着太监服的人。胖一点的是信王府的太监王承恩，瘦一点的是紫禁城里的司礼监随堂太监李永贞。

在两个大太监的身后，一副八人抬的大轿颤悠悠地出了府门。

守候在门外的一队侍卫见此情景，不待命令，立即掉转马头，在前面开路。

这些侍卫全部身着赤黄色军服，乘高头大马，刀枪明亮。他们就是老百姓谈之色变的锦衣卫。

沿街百姓远远地见他们出现，便逃得无影无踪。偶尔有一两个躲闪不及的，便只好双手抱头靠到墙根下，等着这些威风八面的锦衣侍卫们过去，才小心翼翼地赶紧溜掉。

八名轿夫配合默契，抬腿落足极富节奏。他们大概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脚下行走如飞，而肩头却不怎么摇动，那大轿如同水中的小舟，轻快而平稳，乘轿

的人感到舒适而惬意。

而此时的轿中人却根本无心享受这份舒适，在他端庄严正的面容下面，是纷繁杂乱的思绪。

此人面貌清癯瘦削，略略有一点苍白，眉宇间隐隐露出一点忧郁的神色，出身的高贵与后天的修养使他看上去从骨子里透露出几分清雅与成熟，正是豆蔻年华的女孩子们理想伴侣的样子。

他，就是当今天子朱由校的弟弟，信亲王朱由检。

今天，他是奉天启帝的圣旨到皇宫中见驾的。按照大明朝的祖制，藩王必须到自己的封地居住，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不许到京城，不许过问朝政，不许结交当地军政大员。可是朱由检封王的时候还只有十二岁，年龄太小，只得继续在宫中居住。这几年，他渐渐地长大成人了，当皇帝的哥哥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位弟弟的事情。他整天忙着做木匠活，逛御花园，与小太监玩耍，吃春药，玩女人。他把全部的政事都推给了最为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则整天忙着和一班有点脾气的大臣斗法，忙着收拾不服从自己权威的妃嫔，忙着建供奉自己的“生祠”，却来不及给朱由检安置一块封地。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转眼间信王已经虚岁十八了，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天启便请神宗的昭妃刘氏与自己的正宫张皇后两个人做主，为御弟朱由检选了三位王妃。但皇宫中除了天子的妃嫔与太子的新娘外，是不能容纳其他女眷的，于是，皇帝便命令在宫外修建信王府第。可是国库空虚，根本无钱建府，太监李永贞便请将惠王府整修一番，备信王居住。天启准奏，信王殿下这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安宁的小天地。

朱由检虽然出了宫，却不敢掉以轻心。魏忠贤的权势正炙手可热，不要说是朝中文武，即便是皇亲国戚，他也敢随意杀罚。世宗宁安公主之子李承恩因不满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在家中发了几句牢骚，便被安插在他身边的魏党告发，结果，李承恩被判处死刑。按大明律例，像李承恩这样的皇家近亲，除非谋逆造反，不应判处死刑，魏忠贤不理这一套，最终还是将他杀了。因为有这样的先例，信王朱由检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说话做事都谦恪恭谨，丝毫不敢露出对这位当红大太监的不满。

不仅如此，他还不时派出心腹太监，密切注视着紫禁城里的风吹草动。正宫张皇后为人庄重严正，被魏忠贤与他的搭档、天启皇帝乳母客氏视为眼中钉。有一段时间，街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张皇后之父张国纪要阴谋杀死天启皇帝，拥立信王。信王朱由检饱读二十一史，当然明白这谣传的分量，可是他无从辩白，因为那只是传闻而已。那时候，作为当今天子唯一弟弟的朱由检，真切地感



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两个月前，他的心腹太监徐应元禀告他说万岁爷生了急病，据说相当严重。当时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哥哥赏赐给他不少东西，封他为王，给他娶了几位妃子，按理也说得过去了，可是他们兄弟之间却没有感情可言。他们生下之后，就分别被生母或养母把持着，当作她们以后发达的资本，每个人的周围又是一群宫女和太监。兄弟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往。

后来，小太监们报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他不安。皇兄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看病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皇帝痛苦不堪地挣扎。

信王从这些零零散散的消息中看到了一点希望，只是他不敢说出来，甚至连想一想都觉得是大逆不道。哥哥虽然也有过几个子女，却都早早地夭折了，现在他没有一个能继承大统的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旧例，如果天启帝最终不治，那么，皇帝的宝座是不是会落到他信王殿下身上呢？

一念及此，信王朱由检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他轻轻地闭上了双眼，意图把这个不恭敬的念头压下去。

大轿轻快而平稳地顺街而行，不多一会儿便已经到了紫禁城外。信王掀开轿子一侧的小窗帘，那紫红色的城墙立即映入眼帘。自从去年十一月份出居信邸，他已经有九个月没有到宫里来了。为避免魏忠贤手下爪牙的注意，出宫之后，他便谢绝了任何朝廷上的礼仪活动。为了排遣时时袭来的孤独与压抑，他阅读了不少历朝历代的经典文献，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和《皇明祖训》，他都非常熟悉。有时候他就想，如果让自己治理一个国家，或许能够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吧！

在一番细细的思量之后，他自信自己有足够智慧与手段治理一个哪怕像大明朝这么大疆域的国家。他甚至有一点看不起被人们推崇备至的汉武帝与唐太宗。如果他做了皇帝，应该会比他们两个强一点吧？他有这个自信。

就在这时，大轿忽然停了下来。王承恩打开轿帘，恭恭敬敬地说道：“殿下，请下轿步入宫！”

紫禁城里，除了皇帝与皇后，其他人是不准乘轿或骑马的。如果有谁经特许在宫中乘坐二人小轿，都会被其本人或别人看作极为隆重的恩典。

信王下了轿，跟着李永贞向皇帝的寝宫——懋德殿走去。一路行来，信王看到了不少自己熟识的殿宇楼阁，香草幽径。不知怎么，他的脑子里忽然又想起一件儿时的事情来。那时，自己大概十一二岁吧，皇兄朱由校刚刚即位，年幼的由检搞不懂哥哥折腾了半天到底当了个啥，以为和自己经常见到的那些白胡子老头

儿们一样，封了个挺大的官儿。于是，他便扬着迷惑的小脸问道：“哥哥，你做的这个官，我能当吗？”

哥哥正沉浸在即位之后的新鲜之中，听了他的发问，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禁不住开怀大笑。他抚摸着这乖巧的小弟的头，说道：“能，当然能啦，等我当几年，就让你当！”

“圣驾万安了！”信王从胡思乱想中回到现实中来。他抬头看时，只见两个穿着金寿字大红贴裹的御前近侍太监正举着一张古里古怪的咒符，在懋德殿外游走，一边走一边机械地念着：“圣驾万安了！”

见到信王迷惑的神情，李永贞凑上前来，说道：“九千岁担心万岁的病情，特地命近侍人等佩金穿红，为的是祛病除灾，祈求陛下福寿安康！”

朱由检似懂非懂地“噢”了一声，继续朝宫内走去。早有小太监跑进宫中禀告，魏忠贤亲自迎了出来。

魏忠贤生就一副憨直老实的外表，此时因为痛哭天启皇帝，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更显得愚钝木讷。

他紧走几步，一边恭恭敬敬地向朱由检屈身行礼，一边说道：“参见信王殿下！”

朱由检有点受宠若惊，急切之间竟然愣在了那里！

在他的印象里，魏忠贤在自己七八岁的时候，还是一个惜薪司的下等太监时才这样谦恭谨慎。自从天启皇帝登基之后，他就变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即使是他手下的爪牙，也不把亲王、妃嫔放在眼里。他今天这番举动，着实出乎信王的意外。

好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太监王承恩，替他打了圆场。他急忙来到信王身边，恭敬得近乎谄媚地对魏忠贤说道：“信王奉诏进宫，不知万岁爷有什么旨意？”

魏忠贤两眼一红，泪水充满了眼眶，“唉，万岁自五月以来，龙体欠安，御医多方医治，毫不见效。兵部尚书霍维华进献的‘仙方灵露’，万岁喝了半个月，一点作用都不起。万岁怕自己不久于人世，才命人宣信王入宫，怕是有大事要托付信王殿下吧？”

信王朱由检此时也醒悟过来，顺水推舟地说道：“如此就有劳魏公公引路，带我去觐见皇上！”

魏忠贤答应一声，转身在前面走。小皇帝的病情弄乱了他的大脑，他就像一条缠绕在天启帝这棵大树上的葛藤，只要这棵大树活着，他就可以任意伸展，恣



意张狂。

现在，这棵大树要倒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并不像一度自认为的那样强大无比。他慌了，他流出了真诚的眼泪，他比谁都真诚地希望皇上康健如初。

信王与王承恩走在魏忠贤身后，看着前面那个稍稍有点驼背的身影，心里面不禁同时发出一声感叹：“魏忠贤老了！”

信王朱由检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衰老、恭谨的老人与那个气焰熏天、刻毒惨烈的“九千岁”联系起来。他还记得手下人偷偷向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在家中与朋友喝酒，酒酣之后对朝政发了几句议论，还没等他说完，锦衣卫便破门而入，把讲怪话的人抓起来凌迟处死。几个朋友头脑稍稍清醒一点没有随声附和，算是逃脱了一场大难。那个让天下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九千岁，那个无事生非造谣生事让他信王朱由检凄凄惶惶的魏忠贤，就是眼前这个尽管衣着华贵却掩不住那一身暮气的老人吗？

不容他多想，一行人已经到了天启帝的卧寝之处。在朱由检没有看到皇兄之前，皇兄倒是先看到了他。

朱由校正探身扶在床沿上休息，带着血丝的痰涎从他的嘴角挂出一尺多长。他的脸色既黄又白，全无一点血色。见朱由检走了进来，他的眼中露出一丝友爱与欣慰，“呼哧呼哧”喘息了一阵，慢慢说道：“弟弟，你来啦！”

由检慌忙倒地叩头，口中说道：“臣信王朱由检参见陛下！”

天启帝有气无力地说道：“快起来吧，自家人不——必——客——气。”语气中仿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由检说了一声“谢陛下”，这才站起身，眼前见到的一切却让他大吃一惊：天启帝全身浮肿，扶在床边上的左手手指肿得像小萝卜，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浮肿的两腮止不住地抽搐。这哪里是一个刚刚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分明已成了一只待毙的羔羊，一具残留着呼吸的走肉行尸！

天启帝，即使是在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注定要永远被后人鄙夷和嘲笑。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木匠，他做的亭台楼阁，精巧细致，美妙绝伦。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套自动玩具，只要拧几下发条，玩具便会自动地舞上一阵，制作之巧，堪称一绝。就在做了拆、拆了再做的忙碌之中，他体味到人生的快乐和成就感。如果他只是一户平常百姓家的王二或张三，凭借这门手艺，或许会在周围十里八村小有名气，而后娶妻生子，过上小康的生活。不幸的是，他降生在了帝王之家，命运要求他做的不是摆弄刀凿斧锯，而是治国平天下。对于这些他既弄不明白，又毫无兴趣。于是便有魏忠贤这样善解圣

意的太监甘愿代皇帝行事，假借他的名义为所欲为。

在他废寝忘食地做木匠活儿的时候，大明朝这辆破车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中滑去。身为帝王，他有着太多消耗上天赐予的福泽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出格的玩耍中掉进了水里，呛了个半死，从那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现在，过度的透支已经耗尽了他生命的福泽，死神已经离他不远了。

也许是对自己的荒唐有几分愧悔吧，病入膏肓的天启皇帝怔怔地看了他风华正茂的弟弟半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弟弟，你一定要做尧舜那样英明的君主呀！”

年轻的朱由检不知道天启帝心里转过一些特别的念头，只仿佛觉得自己内心的隐秘被皇兄一眼看穿，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冷汗从他的额头涔涔而下，眼睛慌乱而漫无目的地从皇帝、宫女和身边的魏忠贤脸上扫过，他好像突然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惊惶不安地说道：“臣死罪，死罪！陛下怎么能这样说呢——臣真是罪该万死！皇上正当盛年，只须加意调理，龙体康复有日，怎么能说出这样令天下臣民惶恐的话呢？”

天启帝的精神恢复了一点，没精打采地喘息了两声，说道：“朕的病情，朕自己心里明白，弟弟不可推辞！”

信王一脸的惶恐，战战兢兢地站在皇帝卧榻之前，就像掉进陷阱中的绵羊，孤立而且绝望，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陛下这样说，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哥儿，信王既然这么谦恭礼让，就别难为他啦。依老婆子看来，哥儿不如将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之子收为自己的儿子，替哥儿延续一脉香火。”

这声音并不大，却如同一声惊雷在信王耳边炸开，惊得他目瞪口呆。

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来到了龙床旁边。她身着一品夫人的服饰，因为久处深宫，肤色和身材保养得都还不错，徐娘半老，风韵依然。这人就是天启帝的乳母，被尊为奉圣夫人的客氏。

尽管信王早就听说过皇兄对客氏礼敬热爱有加，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但今天仍然觉得她的言谈举止太过嚣张——这妇人竟然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天启帝似乎并没有受那么大的震动，他的眼睛里露出慈爱的神色。“客妈妈，你好吗？朕这个样子，也没法陪你玩了。朕恐怕活不了几天啦，我已经传旨封侯哥哥为伯爵，封良卿为太师啦！”客氏是天启的乳母，在入宫之前有一个儿子，叫侯国兴，天启帝平常就称其为“侯哥哥”。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儿，封宁国公。

客氏似乎并没有把皇帝的话当成一回事，露出不屑的样子，说道：“老婆子和你说收良卿的儿子当干儿的事，你倒来扯‘伯爵’呀、‘太师’呀什么的，有



个屁相干？”

天启帝脸上露出一丝歉然的微笑，说道：“这事你不是说过吗，朕倒是无所谓。可是，封伯爵、封太师，朕说了算，认义子得皇后同意才成啊，皇后不愿意，朕不是也没有办法吗？”一口气说出这许多话来，天启的脸憋得通红，伏在床头一个劲儿地直喘。两名宫女急忙凑上前来，轻轻地又是揉，又是捶。

这些话到了信王朱由检的耳朵里，直惊得毛骨悚然。他简直怀疑皇上是不是发烧热昏了头，才这样毫无主见。传位这样关系祖宗基业的大事，怎么在他眼里竟视同儿戏！可是看他说话的逻辑与神情，却绝非发热病的样子，信王茫然了。

天启喘够了，重新抬起头，说道：“皇后执意让朕传位给信王，朕也觉着这样更好些，这才召信王进宫。谁知道他也不愿意当皇上——”说到这里，天启转过头看着弟弟由检，继续他的话题，“弟弟，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省得让你嫂子老在我耳边聒噪！”

信王瞟着虎视眈眈的奉圣夫人和九千岁，心里怦怦乱跳，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答应下来，还是继续推托下去。正待开口——

“信王——！”随着话音，从宽大华美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她头戴龙凤珠翠冠，身着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正是天启帝正宫皇后张嫣。

张皇后走得急了一点，头上凤冠上的珠串荡来荡去，说话也带着一点喘息之声。不容由检向她见礼，她便急急说道：“皇叔，情势急迫，义不可辞，你不念天下苍生的安危，也当珍惜列祖列宗的家业。如果再存妇人之见，扭捏推托，一旦事有不测，皇叔罪过大矣！”说罢，一双凤目直直地盯着信王。

两人的目光接触的一刹那，信王禁不住精神一振，从皇后严正而略带责怪的目光中，他读出了她急切的期盼。

张皇后以一种不容抗拒的语气说道：“皇叔还不赶紧叩头谢恩！”

朱由检仿佛突然明白了全局，果断地听从了张皇后的吩咐，跪倒在地，叩头道：“臣朱由检奉旨谢恩！”

张皇后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了许久的神经松弛下来，忽然有一点头晕眼花，两边的侍女赶紧过来，扶着皇后到旁边落座休息。

魏忠贤、客氏、信王几个人尴尬地立在那里，不知道下面该是什么节目。

这时，天启帝讪讪地笑道：“你们看，我这个正宫婆娘有多厉害，连小叔子她都管。”

在场的几个人可没有皇帝这么轻松，他们都在暗暗掂量着刚才这一幕可能引发的后果。

天启帝见大家一言不发，便拿眼睛看着信王说道：“弟弟，你嫂子脾气不好，性情刚烈，恐怕为人所不容，你即位之后，可要好好对待她呀！”

信王又一次跪倒在地：“陛下钧命所托，臣不敢不竭诚尽力！”

旁边的张皇后听到这里，泪水模糊了双眼，又无声地从双颊滑落下来。丈夫尽管昏庸无能，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可他对自己的一份情意，却是真真切切的呀！如果不是他对待自己的坚定态度，自己恐怕早被魏忠贤与客氏除去了。

张皇后是妇道人家，不懂朝廷上正邪之争与后宫中的勾心斗角，但她性情端庄严正，容不下恣意横行的客氏与魏忠贤。有一次，她趁皇帝不在，把客氏召来，述说她的罪过，痛加申斥，而后命令太监往死里打。若不是天启帝闻讯匆匆赶到，客氏恐怕在劫难逃了。因此，客、魏与皇后结下仇怨，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皇后总希望丈夫幡然悔悟，将这两个祸害除去。一次，皇后正在内宫读书，天启帝走了过来，问道：“皇后所读何书？”皇后冷冷说道：“《赵高传》。”天启帝默然，讪讪地走了。

客氏与魏忠贤对张皇后恨之入骨，决心彻底铲除她。就在天启六年九月，魏忠贤指使亲信御史上书攻击张皇后之父张国纪，说他强占民产，殴毙无辜，书写匿名文榜，诽谤朝政。魏忠贤还找来一名死囚孙二，让他上书说皇后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张国纪所生。可是孙二不过是一个粗鄙之徒，又不认识皇后，在刑部大堂，把太监教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招供前言不搭后语。重刑之后，竟然说出是受人指使，吓得魏忠贤急忙派人将他杀了灭口。

天启皇帝不喜女色，对张皇后却颇为敬重。攻击张国纪的奏章，他一律留中不发。最后见臣僚们没完没了地攻击，便将张国纪革职，让他回老家反省。他还下了一道诏书，不准再深究议论皇后的事情。尽管魏忠贤与客氏又曾多次密谋策划，造谣生事，张皇后的中宫地位始终坚定不可动摇。

今天此刻，病入膏肓的丈夫还在记挂着自己的生活与安危，这不能不令张皇后感动，尽管她对丈夫有着太多的不满，还是在心底里原谅了他。

天启帝呆滞无神的目光又转到了魏忠贤的脸上，看到他红肿的眼睛，衰老的面容，憨直的神情，皇帝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感动的神色。就是这个魏忠贤，忠心耿耿，为他“分忧”，替他“操劳”，让自己尽情地斗鸡走狗，耍蝓蚰玩鸟做木匠活，而他却把那纷繁复杂无聊透顶的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普天之下的臣民都称赞他的功德，这是一个多么干练又多么忠贞的股肱之臣啊！

他把目光转回到由检的脸上，说道：“弟弟，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